

孤凤吟

上
GU FENG
YIN

穆瑾然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孤凤吟

上
GUFENG
YIN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凤吟 : 全2册 / 穆瑾然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6954-1

I. ①孤… II. ①穆…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4149 号

书 名	孤凤吟 (上、下)
作 者	穆瑾然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选题 策 划	曹爱云
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曹爱云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0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燕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84 千字
印 张	32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954-1
定 价	59.80 元 (全二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入冷宫，家门难.....	01
第二章	翻身起，满身毒.....	09
第三章	暗结盟，承君恩.....	25
第四章	诛九族，初较量.....	39
第五章	西北乱，兄妹劫.....	61
第六章	峰路转，爱恨错.....	76
第七章	滑胎局，为谁演.....	89
第八章	一失手，终身误.....	101
第九章	闻前事，几多恨.....	113
第十章	寿宴至，暗潮涌.....	128
第十一章	台上戏，伤别离.....	145
第十二章	莲影翩，凰惊起.....	159
第十三章	昔日诺，今日兑.....	170
第十四章	挺身护，情难断.....	181

第十五章	淑妃败，终收场.....	191
第十六章	入东宫，祸福兮.....	200
第十七章	陷毒计，险丧命.....	212
第十八章	逼宫局，生死搏.....	224
第十九章	手中棋，可怜人.....	239
第二十章	后宫尊，高处寒.....	251
第二十一章	新人颜，旧人恩.....	264
第二十二章	中秋宴，百花竞.....	280
第二十三章	生辰礼，暗绸缪.....	293
第二十四章	独一人，步青云.....	302
第二十五章	巧言劝，挽狂澜.....	315
第二十六章	黄雀出，付东流.....	326
第二十七章	戏楼空，人影单.....	342

第二十八章 姐妹情，薄如纸..... 356

第二十九章 凌霄宫，恍如梦..... 366

第三十章 十指扣，结发情..... 380

第三十一章 转身别，盼君归..... 390

第三十二章 再交锋，迫离宫..... 407

第三十三章 困险境，满心忧..... 419

第三十四章 入书院，忆往事..... 431

第三十五章 察秘闻，放手搏..... 440

第三十六章 居高位，皆叛离..... 451

第三十七章 凄然笑，泯恩仇..... 460

第三十八章 银面现，知真相..... 470

第三十九章 断前尘，付一炬..... 480

第四十章 花复绽，人重圆..... 490

第一章 入冷宫，家门难

萧瑟的秋风从破败的窗棂吹进，秦潇楠执笔的素手不禁一颤。

珞婉忙停止研墨，用自己的身体为她遮挡寒风。

“娘娘，都已经十天了，皇上一直没来，您为何还要如此执著地抄写经书呢？反正也不会有人记得，倒是害您染上了风寒。”

“阿嚏！”

话音刚落，秦潇楠便很是应景地打了一个喷嚏。

“这是皇上的命令，我不能让淑妃再找我的麻烦，让他为难。”秦潇楠抬头淡然解释，目光注视着窗外萧索的秋景，心却飘向了他处。

十天前，她用新开的凌霄花为乾羽帝亲自熬制的一碗羹汤，竟莫名地出现在了淑妃的风华宫，再配上今夏她送给淑妃的芍药胭脂，害得淑妃流掉了腹中的胎儿。

而她，秦潇楠，一夕之间，从盛宠的凌贵妃就变成了如今寒庭院中的冷宫弃妃。

乾羽帝罚她为已故皇裔抄经念佛超度，她照做，只为那无辜的孩子。

乾羽帝罚她终生不得出寒庭院半步，她没有反驳，只等着他前来接她出去。

他曾允诺：“护你一生，定不相欺！”

她信他，所以淡然地接受这冷宫生活。

只是，她至今仍不清楚，风华宫的那一碗羹汤，是从何处来的？

“淑妃娘娘驾到！”

院中传来窸窣窸窣的脚步声，秦潇楠带着珞婉出去迎接。一眼就看到了被宫女搀扶着盛气凌人的淑妃，还有她微微隆起的小腹。

她的孩子竟然还在？！

一时间，秦潇楠不知是该喜还是该悲。她已无罪，却无人前来放她出去。

不用想，眼前这个故意摩挲着自己小腹的女人，只是来炫耀，而非还她自由的。

“大胆，见到淑妃娘娘还不下跪！”风华宫的大宫女清苑指着她呵斥。

秦潇楠没有动弹，望着眼前这个嚣张跋扈的女人，不肯屈膝。

“凌贵妃刚被贬，还不太懂这宫中的规矩。来人，替本宫好好地教教她。”

两个身形彪悍的宫人冲过来，一左一右架着她纤细的胳膊，凶狠地往地上按去。

秦潇楠倔强地挺着笔直的脊梁反抗，决不让自己在淑妃面前屈服下跪。

后腿骨被人突兀地一记猛踢，骨裂的剧痛瞬间传遍四肢百骸，双腿无力，整个人瘫软着向前扑去。她没有跪下，而是直接趴在了地上，粗糙的沙砾将她的双手都磨破了皮。

“没想到你还知道行如此大的礼，本宫喜欢。”嘲讽的笑声在头顶响起。秦潇楠想要起身，却被强行按住。

“娘娘！”

珞婉惊呼着要冲过来，却被人阻挡住。

“这里哪有你插嘴的份儿？来人，掌嘴！”

噼啪的巴掌脆响传入耳中，秦潇楠满脑子都是珞婉哭喊的声音，惹得她的心刺骨得痛。

是她的错，没能力保护好珞婉。

“淑妃，你设计陷害我，等皇上查明真相，一定会饶不了你的！”秦潇楠没想到淑妃在陷害她之后还不肯罢休，敢这般折磨她。她双眼恶狠狠地瞪向淑妃，愤怒地警告着。

淑妃蓦地被她一瞪，先是一怔，半晌才回过神来。

没有发怒，依旧是那不温不火的嘲笑，甚是刺耳：“这话你可就说错了，而且，大错特错！”

淑妃故意停顿，俏脸上笑意加深，秦潇楠顿时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淑妃蹲下身挑起秦潇楠的下颌，仿佛是要把她的难堪与落魄看得更加真切。

秦潇楠入宫前是尊贵的左相千金，入宫后亦是后宫之尊的凌贵妃，何时受过这等欺辱？

双眼满带怨恨地瞪着淑妃，秦潇楠受制于人，竟只能以这种方式来反抗。

然而，秦潇楠越是发狠地瞪她，淑妃就越是得意，完全像是逗小狗一般的心境。

待淑妃玩够了，才徐徐地说道：“皇上可不会责罚本宫。本宫这次帮了皇上的大忙，赏赐本宫还来不及呢，呵呵！”

淑妃得逞地轻笑，秦潇楠已因她的话恍惚，疑惑道：“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声音颤抖，不敢想象淑妃接下来会说什么。

“陷害你的可不是本宫，而是皇上，你可要记清楚了！”淑妃这才道出了真相。

是皇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是他？

秦潇楠拼命地摇着头，不相信淑妃的话。

见秦潇楠疯狂地挣扎不愿接受真相，淑妃笑得更加得意，好心地为她解惑：“还记得吗？那碗羹汤，压根儿就不是你做的，只是稍微借用了一下你宫中的凌霄花而已。”

犹记得，十天前，风华宫中，乾羽帝捧着那碗羹汤，亲尝之后，对着她暴怒质问：“秦潇楠，这汤的味道，和凌霄宫你端给朕的一模一样，你还敢说这不是你做的？”

那时，他的愤怒，他的失望，她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早已原谅了他将自己关在寒庭院中十天不闻不问的事情。

如今，淑妃轻巧巧的一句话，让秦潇楠的世界瞬间坍塌。

“不可能，你骗我的，你骗我的对不对？”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让秦潇楠挣脱了宫人的压制，冲到淑妃面前，揪着她的衣襟疯狂地发问。

秦潇楠发狂地摇晃着淑妃，想要从她口中得到肯定的回答。然而，回应她的却只有淑妃嫌恶的嘲笑。

“秦潇楠，你还真相信皇上喜欢你呀。后宫中这么多女人，个个都是皇上喜欢的。”

“不，不会的！他答应过我，会保护我一生一世的。他说……”说着，两行清泪不自觉地脸颊悄然滑落。

他说，不能保证只她一人，但在这大倾后宫，必护她一生周全。

她清楚他贵为帝王却手无实权的无奈，也明白他有他的苦衷。她可以接受他和别的女人逢场作戏，只要心里有她，真心护她，就好！

然，如今誓言字字在耳，他却将她扔在这凄清的寒庭院中，任由他人欺凌。

“看到那边了吗？”淑妃和秦潇楠扭打在一起，也不再顾及形象，拉扯着秦潇楠的头发使她看向某处。

那，是凌霄宫的方向。

远远看去，漫天的青烟升腾，浓郁的烟雾笼罩皇宫上方，竟没有人去灭火。

“皇上下令烧宫，大火烧了灭，灭了烧，都只剩下灰了，皇上还是不肯罢休。真不知道究竟要烧成什么样，皇上才会满意。”淑妃悠悠一声叹息，可惜了那么奢华漂亮的一座宫殿。

犹记得，半年前，乾羽帝拉着秦潇桢来到凌霄宫之前，激动地对她说：“潇桢，从今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那时，她傻傻地点头答应：“以后，臣妾会每天在这里，等着皇上回家！”满脸洋溢着散不去的幸福。

一把火，烧了他们之间所有的一切。

为何，为何还要将她留在这个世上，备受折磨？

“不可能的，他没有这样做的理由。”秦潇桢完全失去了和淑妃扭打的力气，瘫软地坐在地上，望着那漫天的青烟，喃喃自语。

她不过是害了淑妃的孩子，还滑胎未遂。他怎么可以就因为这个将他们过去的一切都抹杀呢？

同床共枕半载，朝夕相伴，她的为人，他难道还不清楚吗？他怎会看不出这其中的诡计？

“秦潇桢，你还真是够愚蠢的，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清楚。”淑妃嘲讽的嗓音传来，如一把把利刃，生生地凌迟着她已然碎了的心。

“堂堂大倾王朝的皇帝，御驾亲征必先得到左相的同意，钦点状元要先过问左相的意见，就连纳一个妃子都要先看看左相的脸色。作为左相的女儿，你觉得皇上会喜欢你吗？这么一个机会，皇上可是等待好久了呀。”

不，不是这样的。他这样做，全都是因为对爹爹的敬重，爹爹曾是乾羽帝的太傅，对他敬重有加又有什么错？

“顺便再告诉你，十天前，西北边关流匪作乱，皇上命你二哥领兵前去剿灭。五天前，刑部重审漯河河口决堤案，你大哥因失职已不知道贬到哪个角落里去了。三天前，左相就递了辞官归隐的折子，皇上到现在都还没有批呢！我想呀，皇上是肯定不会放他走的。恨了这么多年的人，怎么着也得慢慢地折磨下才能解恨呀，最好是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淑妃每说一句，秦潇桢头顶便是一个晴天霹雳劈下，整个人都蒙了，完全找不到方向。

她最心爱的男子，那么温柔，那么仁慈，又怎会做下这般残忍的事？

“不！皇上不会这么做的，一定是在骗人！”秦潇桢突然从地上站起来，

疯了似的朝门外奔去，“我要去见皇上，告诉他都是你在陷害我，还在这里诬蔑皇上……”

“快，给本宫拦住她！”

淑妃命令刚下，寒庭院门外的侍卫就冲了进来，抓住秦潇楠扔了进去。

秦潇楠不顾浑身上下的疼痛，疯了似的向门外冲去，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让乾羽帝给她一个解释。

哪怕这一切都是真的，只要他给一个理由，她就原谅他，就相信他！

侍卫粗暴地抓住她纤细的胳膊，强行将双臂扭在背后，按压着她。她却还是不顾一切地挣扎，用脚踢，用嘴咬，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冲出去。

“娘娘快走，别理这个疯女人了，免得误伤了腹中的皇子。”

淑妃在宫女的搀扶之下，躲闪不及地离开了寒庭院。临走之前，还不忘再补上一句。

“哦，忘了告诉你，你那小弟，已经失踪整整一个月了，整个临垚城都翻遍了也没有找到。”

淑妃前脚刚踏出院门，侍卫们忙将秦潇楠重重地推倒在地上，迅速出去锁上院门走了。

秦潇楠靠在门后，不停地捶打，那沉重的木门却一点儿都不动弹。指甲深深地在门板上划出一道道痕迹，沾染着她淋漓的鲜血，甚是可怖。

琬婉哭着过来扶她去休息，秦潇楠浑然不理，只是倔强地掰着那紧闭的木门。

她不相信，淑妃说的每一句话都不相信。可她心里清楚，淑妃说的都是实情，更没必要到这里来欺骗她。

无论事实怎样，她只想要去见他一面，要他亲口告诉她真相。不敢想象这一切是真是假，她只想要他的一句话。

第二日，寒庭院的大门被人粗暴地踢开，倚在门后睡着的秦潇楠被震开，重重地摔在地上才醒来。

睁开惺忪的眼睛，第一眼见到的竟然是乾羽帝俊美而熟悉的容颜。秦潇楠大喜，仿佛昨日的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

“皇上，您是来接臣妾出去的吗？”秦潇楠激动地冲到乾羽帝身前，拉扯着龙袍的下摆，话语不由凝噎，“你知不知道，我等了好好久好久，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来了。”

泪，就这般悄然地从眼角滑落。

秦潇楠只顾着自己满心喜悦，完全没有看见乾羽帝眼中的厌恶，还有他身后隆重的阵容。

“皇上……”

心中的疑问还没问出口，乾羽帝已毫不留情地挥袖将秦潇楠扫到地上，怒吼：“秦潇楠，你害朕的孩子一次不够，竟然还来第二次，看来这十天的思过一点儿效果都没有。来人，给朕重打一百大板，看你这次能不能记住教训！”

秦潇楠愕然地抬头，对上那双深邃的眸子，不敢相信，眼前这冰冷阴沉的帝王，和曾经那个与她温情依偎的，是同一个人！

仿佛是不愿再多看她一眼，乾羽帝下达完命令转身便走。

“我从来就没有害过她的孩子，你为什么就是不肯信我？”秦潇楠冲着那个决绝的背影，声嘶力竭地质问，却没有换回他哪怕半刻的停留。

“淑儿昨日来了你这里回去后就滑胎了，你还敢说不是你害的她？来人，给哀家绑起来，狠狠地打。”太后走过来，丝毫不掩饰她满脸的怒气。

淑妃滑胎了？

秦潇楠好似什么都没听见，双眼只盯着那一袭烫金的龙袍，满带怨念，询问：“皇上，听说臣妾家里出事了，是吗？”

反复琢磨用词，秦潇楠忐忑开口，还是不愿相信淑妃昨天的话。

“没想到你的消息还挺灵通的嘛，这下，你也就别指望有人能来救你了。”回答她的是太后，却和从乾羽帝口中说出来的效果一样，因为他并没有想开口解释。

秦潇楠整个人彻底蒙了，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皇上，竟是连追问的勇气也没有。

宫人迅速搬来长凳，秦潇楠任由他们用绳子将她绑起来，完全忘记了反抗。

“皇上，求求您放过娘娘吧，这样下去，她会死的。”珞婉扑过去抱着乾羽帝的双腿哀求，却被他狠狠地踹开。

“来人，将这个不知礼数的丫头一并绑了，重重地打！”乾羽帝阴沉命令。

“皇儿还是留下来吧，免得哀家罚重了。”乾羽帝正欲离开，却突然被太后叫住了。

对秦潇楠深恶痛绝的乾羽帝，竟因太后这一句话停了下来，还不忘吩咐：“给朕留着她的命！”

那语气，似是觉得这样让她死了还不够解恨！

秦潇楠好似傻了一般，厚重的木板一下又一下地打在身上，竟一声不吭，

默默地承受。双眼空洞无神地看着乾羽帝岿然不动的身影，等待着他心软的那刻。

然，没有！

“轰隆——轰隆——”

夜空突然响起惊雷声，霹雳闪电一道紧随一道而来，狂风大作，倾盆暴雨从天而降，整个皇宫霎时宛如进入了末日。

粗粝的雨点沉重地敲打在身上，秦潇楠终是缓缓恢复了些许的知觉。睁开眼，还是在那个凄冷破落的寒庭院。宫人行刑结束，就这般将她们两人扔在地上。

也不知在这里躺了多久，背后的伤口稍一动弹就痛得厉害。没有上药，又泡了水，现在恐怕已经化脓了。

秦潇楠硬撑着向不远处爬了几步，拍打着珞婉的脸，叫唤她。

“娘娘？”一会儿，珞婉才疑惑地睁开眼睛。下一秒，便再也忍不住大哭了出来，脸上泪水和着雨水，好不凄惨。

上天待她们不薄，在受了那么重的刑杖之后，竟然还没有死。

乾羽帝想要留着秦潇楠的命慢慢折磨。她要让他为这个决定悔恨终生，后悔没有在这个时候打死她！

这场暴雨，下了一夜，从未停歇。而她们两人，已无气力起身到屋内去避雨，就这样整整地淋了一夜。

第二日，天空放晴，秦潇楠于惺忪中睁开双眼，竟发现满地猩红。

难怪昨晚的雨水带有那么浓郁的血腥味儿，竟是天降血雨！连老天都知道她的冤屈，动怒了吗？

又饿又冷，还带着满身的伤，秦潇楠和珞婉两人完全没有气力去挪动身体。就这样，像两具尸体般趴在地上，撑着最后一口气不愿意就这样死去。

“娘娘，我饿。”珞婉虚弱地吐出气息。

“饿了就咬自己一口，我们绝对不能就这样死去！”

手臂上布满了咬痕，惨不忍睹。多少次，秦潇楠差一点儿就生生地咬下一块肉。

秦潇楠始终不相信那个曾经山盟海誓的男人，会这般无情地对她，不相信他就因爹爹的权位过高而这般残害忠良！

若说功高震主，揽权压君，宫内有太后右相一党，朝外更有各大将军侯爷，又怎会是忠心耿耿的秦家被乾羽帝打压呢？

秦潇楠坚信乾羽帝一定是有苦衷的，不得已而为之，为他找着各种理由开脱。

她知道，在他解决了眼前的困难之后，一定会来接她出去的。

然，在等到乾羽帝来之前，她得先想办法在这无人问津的寒庭院中，活下去！

没有食物，就自己寻找。种植，没有水源，就自己用手挖坑储水。

上天垂怜，随风吹进寒庭院的种子很多，让她们不至于饿死。在无意中得到了粟米的种子后，她们的日子更是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在秦潇桡的精心打理之下，寒庭院已成了她的小药圃，日日过得充实，对药理知识的钻研更是精进了不少。

冬去春来，秦潇桡挨过了一个个等待的日子，却始终没有等到乾羽帝的到来。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已死心，只是等着，等着有生之年，能见到一个推开这院门的人。

第二章 翻身起，满身毒

五年，荏苒而过。

皇天不负有心人，终是让秦潇楠等到了属于她的机会。

“表姐？”试探的声音在空无一人却花草茂盛的院落中响起。

秦潇楠从药圃中站起身，便看到院中那个被宫女簇拥着的少女。

眼前，亭亭玉立一二八芳华的妙龄少女，柳叶眉，丹凤眼，香腮红唇，一副姣好却又有几分熟悉的面容。头顶开屏孔雀金步摇，正中吊坠随着盈盈细步凌空摇曳。侧髻从上而下斜插三支各异的镂空雕花金簪，不显累赘，恰到好处地增添了几分贵气。一袭淡粉绫罗纱裙，绣着栩栩如生的牡丹争妍，整个人就如同一朵娇艳绽放的花儿。

如此佳人，能蒙获圣宠理所当然！

秦潇楠上下一番打量，便知晓，眼前这位必是乾羽帝当下最宠爱的一位妃子，且是新宠！

“表姐，我是沫菱呀，你不记得了吗？”来人并没有因为秦潇楠的冷漠神情而止步，反而热情地向她这方走来，“也是，当初去漠北的时候我还那么小，表姐不记得也是自然。”

方沫菱，秦潇楠倒确实是想起了这个人。小姨的女儿，小的时候住在临珪城。后因姨父封了侯，便跟着去了封地。依稀记得，那个时候，她才只有六岁，完全就是个小娃娃。十年过去，她几乎都已经快忘记这一号人物了。

“表姐，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漂亮，尤其是这双摄人心魂的眼睛，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方沫菱搂着秦潇楠的手臂，大有撒娇的意味。

秦潇楠的脸上依旧如一湾秋水平静，没有半分波澜。

美？这样一张皮包骨头，皮肤龟裂，眉间还有那么重一道疤痕的脸，她竟然会觉得美，难道没人教过她该怎么说谎吗？

“表小姐，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明知来者不善，珞婉却还是领着方沫菱到屋中，搬来方椅让她落座。

“我已到了适嫁之龄，今年又正好是新一届的秀女选举，爹爹便送我入宫了。我刚进宫，便来寻你，没想到你真的还活着。”方沫菱呜咽出声，却不知看到秦潇楠活着是高兴还是失望。

两人唠叨了一阵，问了些相府的近况，秦潇楠忽关切地问道：“我记得你小时候一到春天，皮肤就会起疹子，如今可好了？现在正值春季，你平日可得小心些了。”

“可能是换了水土的缘故，去漠北之后就再没犯过了。”方沫菱挠着头回道。若不是秦潇楠提起，她估计都已经忘记这回事了。

“那也得留意些儿，临邛和漠北气候差异太大，切莫大意了。平日少吃些甜点和油腻的食物，知道吗？”

“我记下了，表姐。”

方沫菱走后，秦潇楠一直在笑。珞婉许久没见她笑得这么开心，便开口询问。秦潇楠只是淡淡道：“过几日，你便明白了。”

“难道？表小姐真会求皇上放我们出去？她可不是这么好心的人。”珞婉激动地猜想。

“不，她巴不得我死在这里。”秦潇楠当即泼了她一盆冷水，“不过，老天会帮我们出去的。”

秦潇楠的脸上不由自主地再一次浮现出璀璨的笑容。

终于可以出去了，怎么可能不高兴呢？

五年的等待，家人杳无音信，若是她还相信乾羽帝会来接她出去，那就真的傻得无可救药了。要想从这凄凉的地方出去，就得靠自己。

一切如秦潇楠所料，只过了七日，她便迎来了圣驾。

寒庭院中，五年后再见面，乾羽帝张口便是冷漠地询问：“给朕找到凌霄花，朕放你出去。”

委屈的语气，仿佛他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这般无礼，这般冷漠，肯定早就忘了一个叫作“秦潇楠”的女人了吧？秦潇楠暗嘲地想着。

莫名地被一股子傲气儿卡着，秦潇楠也不下跪行礼，就那样直挺挺地站立在原地，面对着乾羽帝，不卑不亢地回答：“凌霄花最后的种子，都留在凌霄宫中，

皇上应该移驾去那里找找。”

然后，转身进屋，眼波自始至终没有在乾羽帝的身上停留半分。

再相见，他还是英挺威严的帝王，而她，却将人生最美好的五年时光都耗费在这里，再不复当初的美貌。若是连这最后的一份傲骨都没办法守住，又以何继续在这大倾后宫之中存活？

凌霄宫，早在五年前的那一场大火中湮灭成灰，宫中所有人都知道。乾羽帝知她是故意的，却并没有冲她发怒，而是遣走了珞婉和随行的宫人，跟着秦潇楠踏进了残破的房门。

片刻之后，乾羽帝出来，面色阴沉如墨，召了门外的德公公，吩咐：“传朕旨意，秦潇楠救治菱妃有功，封为婕妤，入住乾庭宫。各项用度开支，依照宫妃制度，限三日内务必按照秦婕妤的要求，将乾庭宫修缮一新。”

德公公低头领命，心有疑惑：“奴才斗胆请问皇上，这乾庭宫，具体是指哪一宫？”

乾羽帝已迈开的脚步僵硬地停下，补充：“即日起，‘寒庭院’更名‘乾庭宫’，秦婕妤可自由出入。”

吩咐完，头也不回地离开，留下德公公对着这满院的荒芜寻思，该如何装修这新增的乾庭宫。

同样犯傻的，还有一同听到旨意的珞婉。虽然还是没能从寒庭院搬出去，虽然只是一个三品的婕妤，但她仍旧对乾羽帝感恩戴德。

那漫长的不见天日的囚禁生活，终于，结束了吗！

“娘娘，皇上刚刚解除了您的禁令，还封您为婕妤，您听到了吗？”珞婉兴冲冲地跑进屋里告诉秦潇楠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她正呆愣地坐在床榻之上。

都说帝王无情，果真不假！

往日虚假情意不提也罢，而他看如今的她竟然像是对一个陌生人，不带一丝多余的情感，真真让她觉得可恨。

在做了那么多残忍的事情之后，他怎么可以那么心安理得地将这一切全部忘记？

“那你可听清楚了，他是以什么理由，给我封赏的？”秦潇楠轻描淡写的一句问话，将残酷的真相血淋淋地揭露在珞婉眼前。

“救治菱妃有功！”

虽只是短短的六个字，却依旧钻进了珞婉的耳朵。乍一听，她还以为说的是“凌妃”。此刻想来，应该是不久之前造访的那位吧。